



青田公益广告

QingTian Public service advertisement

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托起明天的太阳



青田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宣

大猷街九号

□ 米歌 著

(上接11月17日四版)

郝子侯押送一船的柴火木炭,变成了武器弹药,被转运游击根据地。另一条船,重兵押送的满船武器弹药,变成柴火木炭,运往国民党地方武装的军营。

要不要回王村口?郝子侯有过思想斗争。此番回去,肯定凶多吉少。被传得神乎其神的壮丁教练员,就这样在出差途中溜之大吉,又未免有失光彩,他不甘。他知道押送途中的所有情景,一定都在李一唐监控之中,但他还是侥幸地认为,他一时不会对自己怎么样。毕竟在山井自己救过他一命,有救命之恩。

幸亏他多留了个心眼,船靠近王村口码头前,他悄悄潜入了水里。虽然李一唐没有亲自带队在码头等他,但他手下的兄弟来了不少。船尚未停稳锚定,船老大即被人带走。

落夜,郝子侯直接上了区署四合院后罩房的屋顶,下到二楼,进楼道,贴近李一唐房间的门缝,窥探里头的动静。屋内一片漆黑,李一唐没在家。门上贴着张纸,连浆糊都没干。郝子侯小心揭下,到通道尽头,借着窗玻璃透进的光,发现上面有自己的头像,是对自己的通缉令。将通缉令贴房门上,应是李一唐有意给他通风。害他抓他的是李一唐,给他通风的也是李一唐。难道他的内心也有矛盾斗争?在救与不救阮芳子这件事上,他是否也存在同样的心理?这让郝子侯想起,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。

再上屋顶,见院内人头攒动,全是军警。全是冲他来的。

壮丁教练员陈小诚,不是通共嫌疑,成了中共潜伏在政府机关的特务。

街头巷尾,村口码头的通缉令里,陈小诚的人头标价,居然高达两百大洋。

壮丁教练是李一唐请的,他的问题,李一唐也脱不了干系。要没有蓝琛说李一唐是经中统批准的特情人员,抓捕中共要犯章七月有功,效忠党国矢志不渝——出面极力保他,李一唐差点翻船。李一唐泥菩萨过河,自身难保。赵区长的境况,也好不到哪去。壮丁教练员是区署里的人,区署发薪水养他,出了这么大的事,一区之长能没一点责任!

没人帮得了他,郝子侯必须迅速离开王村口。他后悔没有跟着那批货,去参加红军游击。回头已不可能,乌溪江水道被严密封锁,连只鸟都飞不过去。陆路也一样,到处设卡。

想到粟裕刘英领导的挺进师,曾在在浙西南建立广阔的根据地,除了遂昌的王村口,还有龙泉的住溪,松阳的安岱后,也都是红色土地。他想去松阳的安岱后看看,那里离丽都和家乡青田更加近。人有叶落归根的怪念,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,魂归故里。

从王村口去安岱后,得经过遂昌的坡口乡。坡口属遂(昌)松(阳)龙(泉)三县交界地带,距离松阳的安岱后很近,他跟着李一唐去过那里。

郝子侯只能取道山间小路。走的是几乎没有人烟的林区,稍大的路都有意避开,遇上了村子,也不敢轻易进去。不怕刺划虫子咬,饿了只能采野果充饥,渴了喝口山泉水解渴。到了晚上,不敢进农户家借宿,只能睡在偏僻的灰铺与柴寮里过夜。

不认得路,又不明情况,在关川乡坑里

村,他撞上了从石笋头方向过来的省保安三团便衣队。便衣队长期驻扎在龙遂松三县交界处,为的是守候在住溪、王村口和安岱后等几个根据地间流窜的红军。搜查非常严格,衣裤、鞋帽、袜子,连头发、牙缝、耳朵孔都不放过。多亏在他身上,没有任何与红军游击队相关的物件。对陈小诚的通缉令,一时尚未传到这偏远小山村。

郝子侯身上只有银元。他说自己是放排客,到山区里收点木头和竹子。他给便衣队每人分了两块银元,即被放行。

经山民指点,翻山越岭数十公里,他来到坡口乡林山头村南山自然村。南山只有一户人家,姓吴,单门独户。吴家只有兄弟两人,大的叫吴小康,小的叫吴小健。林山头一带曾是红军游击队活跃的地方,吴家兄弟对红军有感情,尤其是那小弟吴小健,叫郝子侯一声一个红军哥。郝子侯便不再否认自己是红军。几天来跋山涉水,体力消耗大,又是忍饥挨饿,又是风吹雨淋,他病倒了。吴家兄弟不但供他吃供他住,为他煎草药,还将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,杀了让他补身子。

吴家兄弟没念过书,不认得字,但眼力不错。次日,郝子侯给吴小健钱,请他去坡口卫生所,为自己买消炎药,卫生所门口贴着陈小诚的画像,吴小健一眼便认出,画上人的是郝子侯。

回头一说,郝子侯内心不再踏实。南山离居住人口较多的林山头太近,不够保险,他换上更脏更破的棉袄,被吴家兄弟打扮成烧炭翁,转移到距离吴家三公里外的一处炭寮里,继续养病。那里山高林密,人迹罕至。

不出郝子侯所料,吴小健看画像时的

异样表情,以及进卫生所买消炎药的情况,被在那蹲守的乡警发现,穿便服的乡警跟踪他到了南山,证实王村口区署壮丁教练员,确实躲在他家里养伤,喜出望外回去向警备队长汇报。队长听说过这壮丁教练员身手不凡,考虑到警备队区区十几号人,十几杆枪,对付不了他,即请求乡长,调动全乡力量进山围捕。

率先到达的是乡警备队,潜伏在吴家周围,等待乡里派出的大队到来后,统一采取行动。

乡长以清乡善后委员会名义,亲自召集并带领,全乡所有保甲长和剿共义勇队员,浩浩荡荡百余人,连夜抵达林山头南山,将吴家围得水泄不通。

警备队人人穿便服,枪上挂着红布条,装扮成红军。队长上前敲门,指着“陈小诚”的画像问吴小康,说,这个同志,是不是在你们家养伤?

吴小康说,没啊,我家就兄弟俩,没旁人。

见吴小康警惕性高,嘴紧,队长便走向吴小健,拍他肩膀问他,小老弟,你说是国军好,还是红军好?

头脑简单的吴小健看着他身上的服装,和枪上的红布条,以为来的是红军,说,红军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,当然是红军好!

红军是你们自己的队伍——这可是你亲口说的!听到吴小健的话,队长立马拉下脸,冷笑道,来人呐,快把窝藏赤匪的兄弟俩抓起来!

吴家兄弟仿佛遂昌长粽似的,被捆得结结实实。

说,到底把他藏哪了?窝藏共匪,是死罪,不会不晓得吧,啊!队长对兄弟俩进行

分头审问。

先审小弟吴小健,接受了之前的教训,不再轻易开口。大约一刻钟过去,毫无结果,队长火冒三丈跳起来,喝道,来人,把这小子的耳朵割了,给老子当下酒菜!

凶狠的敌人,拿起吴家灶台上的菜刀,试了试刀锋。刀起刀落,吴家小弟一只耳朵,血淋淋落到地上。疼得他倒地打上滚。

把他藏哪了?队长转身来到大哥吴小康面前,咄咄逼人威胁他。让你说是给你机会,你不珍惜也就算了,再割你的一只耳朵,老子的下酒菜也就够了。不过,老子还要烧了你家房子,在宅基地里挖坑,活埋了你们兄弟两个人!

知道惨无人性的敌人,无所顾忌,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,吴小康不得不答应,为敌人带路去抓曾经在他们住过几天的赤匪。

郝子侯藏身的炭寮,地处一山脊的拗口处,土名叫南天门,炭寮仿佛一处哨所,站在寮前,周围山上的一切,尽收眼底。根据这样的地形特点,作为总领队的乡长,交代乡文书冒充红军游击队首长,给大英雄——王村口区署壮丁教练员陈小诚写了封信。信中对陈小诚协助游击队,截获武器弹药的英勇壮举,表示赞赏和感谢。同时,说到国民党当局,正在广发通缉令追捕他,红军游击队正在想方设法协助他脱险,迎接他去游击根据地云云。

经过前面一番折腾,等写好信,天已蒙蒙亮。

(未完待续)

